

試論臺灣一貫道 對《大學》之詮釋②

鍾雲鶯



貳、王覺一《大學解》對一貫道詮釋 《大學》的影響

王覺一是一貫道系統中的第十五代祖師，在清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頗為活躍（註8），而他的著作《理數合解》在當今的一貫道道場仍十分流通，是一貫道系統中的重要經典。

《理數合解》乃是竹坡居士於光緒二十一年，彙集王覺一所作之《大學解》、《中庸解》、《三易探源》、《一貫探源》、《理性釋疑》等書，合稱《理數合解》，這本書對一貫道教義思想影響很大，至今一貫道對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解讀，仍以此書為主。而王覺一《大學解》對於一貫道詮釋《大學》的影響，最主要在於以《大學》首章為主的詮釋觀點，以及他對「大學」一詞的解讀。

朱子考訂大學時，認為首章乃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」故後之學者咸以「聖經」一語稱呼朱子所謂的「經一章」，可知「經一章」在一般讀書人的心目中已具有神聖的意義，與傳十章的地位並不相同。將《大學》思想的重心置之於首章，這是宋明以後許多知識分子的作法（註9）。在民間教派中，《大學》「首章」象徵著孔子傳性與天道之言，故而王覺一對

《大學》的詮釋，只對首章進行解讀。

王覺一對《大學》首章的詮釋，分成「大學之道」、「在明明德」、「在新民」、「在止於至善」、「知止而后有定」、「定而后能靜」、「靜而后能安」、「安而后能慮」、「慮而后能得」、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、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……國治而后天下平」等段落，不過詮釋重點仍放在朱子所謂的三綱領，以及最末段的格物致知。

王覺一對《大學》首章的詮釋，對於一貫道的重要影響，首在他以性理之學解讀「大學」一詞，王氏雖使用朱子「大人之學」的語詞，但在意義上，「大人之學」的內容卻是無所不包，他在解釋「大學之道」時即說：

大學者，學大也。何謂大？惟天為大。天可學乎？曰，可。一畫開天，伏羲之學天也。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黃帝之學天也。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，帝堯之學天也。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文王之德之純，文王之學天也。予欲無言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孔子之學天也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子思之學天也。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；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，此孟子之學天也。天者，性之所自出。性者，人人所固

有。性既為人人所固有，則天即為人人所當學。（正一善書出版社，頁1）

以「天」釋「大」，這是王覺一對於「大」的釋義，而他的「天」是本體之天，依王覺一的說法即是「理天」（註10），因此他所列舉諸聖所學之「天」即是本體之天，故而人性之本源於「理天」，而大學所教人者，即是教人覓本源。是以「大人之學」不只是知識之學或理學家所謂的成德之學，而是要通徹天地，了解事物之本，進而知天地之源，教導萬民洞本溯源之學：

大人之學，窮源竟委，原始要終，本末不紊，先後有序，方能代天理物，經營萬事。……人為萬物之靈，飛潛動植，莫非物也。天有四時八節，雨暘災祥，陰陽消息，莫非事也。人有三綱五常，服食起居，公私慶弔，莫非事也。天有天地，地有地事，人有人事。天地萬物，雖各有其事，合而言之，皆大人分內之事，當知當行之事也。天開於子，地闢於丑，人生於寅，此天地人物總總之本始，最先之事也。元會運世之升降，年月日時之循環，雖大小不同、久暫各異，莫不各有本末、終始、先後之序。大人之學，悉運會升降之由，因事之消長興衰，而行其經權常變之道，施其因革損

益之法。可者因之，否者革之不及益之，太過損之。本則先之以原始，末則後之以要終。天地不足，大人補之；陰陽失和，大人調之。……大人之學，明顯洞微，彰往察來，萬理悉備，無應不當，不為事先，不失機後，因時制宜，動靜輒隨，知至至之，知終終之，則違道不遠矣。

王覺一認為「大學之道者，聖經之總冒也。」（頁7），因此在《大學》首章中，他極強調「大人之學」的內容。由上文可知，「大人之學」涵蘊不僅是人世間之治歷明時、灑掃應對、禮樂教化、從政服官等事，人世間的現象之事，雖是大人之學落實人世關懷、教育萬民的人世修煉，更進一步必須窮源究本，了解宇宙之生成與變化，元會運世之升降等。而了解這些宇宙根源之本，無非是要世人明白人之本源，以及人性善惡之根本，進而回歸本體之純善。在王覺一的理念中，「大人之學」乃是效習天地運行之法，明顯洞微、彰往察來，由天地之則察觀「人」之根本，進而達到神聖之境。

從漢唐迄宋，「大學」一詞在後人的詮釋下有不同的意義。朱子所言「大人之學」的意義已與漢唐大不相同，呈現新的詮釋面貌（註

11）；而王覺一在朱子「大人之學」一詞的基礎又將之神聖化，使其成為淑世宗教中的特殊語詞，尤其王氏以「學天」詮釋「大學」的意義，使得「大學」一詞的意義宗教化，更加深了《大學》在民間教派中的經典地位。

王覺一《大學解》對《大學》的詮釋，雖然沒有受到學界知識分子的注意，但在淑世信仰中卻有深遠的影響，尤其是清末民初的迅速崛起的一貫道。至今一貫道詮釋《大學》的著作，仍以王氏的解讀為主，特別是王覺一以「學大（天）」詮釋「大人之學」，使得在理學家心目中的性命之書宗教化，演變成為宗教經典。

註釋：

（註8）：當今研究者根據清廷的檔案資料考察，王覺一在當時極為活躍，而且信徒眾多，故其對近代民間教派之影響力不可小覷。關於王覺一的傳道活動可參馬西沙、韓秉方合著之《中國民間宗教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12月）及拙撰《王覺一生平及其〈理數合解〉「理天之研究」》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84年5月）。（註9）：不只是《大學》，朱子對於《中庸》首章也特別重視，他在《中庸》首章末亦云：「（第

一章）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，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；次言存養省察之要，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」由是可知，朱子認為首章是中庸全書的體要，也是子思立言傳道的核心思想，了解了首章的大旨，即可掌握全書的思想脈絡。朱子這樣的作法，影響後人甚為深遠，亦即宋明以後讀書人對大學、中庸首章特別重視，認為二文乃是學習聖人之道的必讀之書。即使不滿朱子解釋的王陽明，亦受其影響，陽明弟子錢德洪記載陽明講學的一段話，即可知其重要性，其云：「吾師接初見之士，必借學、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，使知從入之路。」見《王陽明全集（下）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697。

（註10）：王覺一將天界與人性分成三個層次：理、氣、象。理天是天體的主軸，也是萬物的本源，人之本然之性，源於理天，故純然至善，故又稱為理性、道心；氣天是天地萬物生成與變化的動力，由於氣天有陰陽清濁之別，故氣天之性有善有惡，又稱為氣質之性、人心；象天是現象界的存在，因在現象界中受物欲之干擾，故象天之性為惡，稱為血肉之心。關於王覺一的思想，可參拙撰《王覺一生平及其〈理數合解〉理天之研究》（國立

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八十四年五月）。

（註11）鄭玄、孔穎達對於《大學》的標題所作的解釋說：「名曰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。……此大學之篇，論學成之事，能治其國，章明其德於天下。」（《禮記》，十三經注疏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頁888）可見漢、唐學者認為《大學》一文的宗旨，乃是「論學成之事，能治其國，章明其德於天下」，是故應指為執政而言，因此此在《大學》的時代裡，儒者治學主要是為了為政，所以「大學之道」基本上應該是「為政之道」，故《大學》就其本質而言，應屬於外王之書（詳參劉又銘《大學思想證論》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民國八十一年七月）。朱子以性命之學的觀點詮釋《大學》，故而所謂之「大人之學」乃是以道德核心為取向，與漢、唐所謂之為政之學已顯然不同。然而有趣的是，自宋以後，罕見有人探求《大學》之本意，而是理學家所詮釋的《大學》。

（編者按：本文作者為忠恕學院早期學界班優秀學員，畢業於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班，現任職於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，國學、經學造詣深厚。本文曾發表於「第三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本刊將陸續刊出與讀者大德們分享。）